

# 卷一百四十七



東洋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益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四十七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七

馭夷狄

征討綏和之義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曰

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草狄人逐水賈貨易土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習也其野穡人成功二

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

徒不勤甲兵不頓壞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

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臣按此後世和戎之始

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列及其罍磬  
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  
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  
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  
中九合諸侯諸侯無匿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  
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臣按魏絳所和之戎戎而入居中國者也而後  
世所和之戎則是化外之人處荒漠不毛之地  
者也

漢高祖八年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

定士卒罷

與疲同

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

其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  
關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  
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  
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  
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也

司馬光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  
與為昏姻何前後之相遠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  
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昏姻也

臣按齊景公一列國之諸侯也畏吳之強不得已而以女女去聲吳吳泰伯之後周之同姓固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猶且爲之涕泣焉堂堂中朝奄有四海之大土宇之廣甲兵之強人士之衆乃至無策以禦外侮而與異類通昏姻決華夷之防廢徵聘之禮嗚呼景公不得已而爲之高帝則可以已而不已焉夫以創業之君任百戰之將馭戎豈無他策而必割所愛以遺所惡哉蓋高帝因劉敬之言劉敬本魏絳之說後遂祖之以爲馭戎上策夫以閨門窈窕之妾爲臚

臚犬羊之配田舍翁溺所愛者尚不忍也孰謂英雄之主如漢高祖唐太宗者乃忍爲之哉蓋其慕割愛爲民之名而不明華夷之分人倫之理故也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陀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遙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傅陽

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  
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  
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  
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得  
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  
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與無一  
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  
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  
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

胡寅曰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  
聽者心說而誠服矣或者夸大其辭侈耀其事假  
於符讖託於恠神欲以驚厭群衆而不知虛誕之  
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不可踰文帝有焉

臣按天下道理最大且真者誠而已是誠也可  
以感天地格鬼神洞金石孚禽魚夷狄雖異類  
亦人也孰謂不可以誠感乎誠之爲言真實無  
妄之謂也真則無僞實則無虛無妄則誠矣觀  
漢文帝賜尉陀書自言其爲側室子而又言高  
后自臨事諸呂爲變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  
國家不幸之變故亦併及之千載之下讀之猶

使人心悅而誠服况同時之人素不知其故者  
一旦得而聞之寧能不感動其心乎後世帝王  
惟我

聖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與文帝不約而同一則  
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則曰朕本淮右布衣其言  
不一而足中庸謂惟天下至誠可以參天地贊  
化育而區區夷落固在其化育之中矣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匈奴侮嫚侵掠而漢歲致金絮  
采繒以奉之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欲  
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

顏師古曰愛人之壯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  
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  
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  
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  
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  
娛樂親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臣按或問朱子曰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言宋  
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是被金帛買住了虜人  
分明是遭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觀此說則昔  
人謂誼爲迂誼豈迂者哉盖用兵則利在臣下

不用兵而和則利歸虜主虜人嗜利此所以樂從也宋富弼說契丹以歲幣亦是此意雖然金帛出於民國家既竭民力以養兵而又使出財以賂虜金帛有時而竭虜人貪饕養心無已時一旦無以應其求則兵端起矣宋人之於契丹女真可鑒也已此君子作事所以貴乎謀始而必思爲可繼也邪

武帝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今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疲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許之

臣按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割所愛而與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以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興兵擊之則曲在我直在彼華夏禮義之邦與夷狄較而曲在我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况人生脩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以成釁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爲長乂也

如此復之非獨善爲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宣帝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臣按天地間有華夷猶天之有陰陽有此必有彼決無滅絕其類之理况其族屬非一類此一類衰矣而彼一類又起聖王知其然故其待夷狄也惟存吾有常之心而不幸其無常之災此中國之仁義所以爲可貴而異於夷狄也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欲降卽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旣享



其聘貢之質更受其遁逃之官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臣按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以誠信待夷狄之道後世邊夷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此以爲法

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疆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旣未獲助南則亦未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所適

臣按孔子言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之爲賢此非但可施於待人處事雖中國之待夷虜亦莫不然班彪之處北匈奴蓋有得於先覺之道者矣其所立藁草委曲明盡可爲後世代言者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益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路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

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効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廓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

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旣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

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其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巳過乎夫規事建誼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臣按班固引董仲舒之言和親謂其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斷之曰仲舒之言漏信乎其漏也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略同其言與之厚利和親後世亦有用之以弭禍息爭者矣然卒無益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徒費民財損國威其後效果何如也後之人尚鑒之哉

魏毋丘儉爲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多耳

臣按曹操謂羌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此誠練達事體通曉夷情之語也蓋中國之與夷狄氣類不同疆域殊隔無事時政不必屑屑相與通往來也非甚不得已決不可以

通使必不得已須擇其人不得其人寧受其害而不輕啓其途是何也善人之難得也彼不善之小人昧於大體惟顧目前理之可行與否事之可繼與否皆不暇計往往順適敵情以爲身利假上旨以許予教虜人以請求啓其所未知逢其所欲爲允其所不可必得旣而不副其意因而啓釁端開邊隙者皆此輩爲之也然其中固有昧於利害苟道一時者而亦有反假虜勢以爲身榮利如范陵者曹公爲此言自謂其經事多豈不信哉萬一國家不得已與外國通使

須審擇其人必知義理有氣節通古今識事體  
者然後遣之不可專用武弁而必兼之文士不  
可專任邊吏而必主之廷臣不可專信內附之  
虜而必仗之中夏之人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  
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  
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  
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  
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  
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

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  
養衆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况天子乎上以  
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  
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朝德裕爲相言維州  
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  
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以計陷之號曰  
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常臯欲經略  
河湟滇此城爲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  
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  
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

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  
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  
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卽以此人戮  
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寃各加  
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  
是非臣以爲唐新與吐蕃脩好而納其維州以利  
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  
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  
何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

德勝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  
忘義人猶恥之况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  
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  
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  
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  
是非可見矣

胡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旣與  
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爲吐蕃  
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  
所謂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

奪吾之地而約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爲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爲言又斥德裕爲利僧孺爲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臣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請就其未然者而爲之處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

謀之通款卽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牛李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起邊釁矣不然若其人旣歸其地已爲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卽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虜感吾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爲彼善於此也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於私計得矣如

公義何

范仲淹議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嘗挫衄而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千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主始亡爲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太甚也又太宗驅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不從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謹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結好之策未  
有失也

臣按仲淹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戎者當以此言爲權度

以上征討綏和之義臣按昔人謂戰守和皆應敵之具而非制敵之本制敵之本乃在夫可以戰可以守可以和何者此實其腹心而運夫四肢之道也蓋盡吾所以治中國者則戰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



有戰和之中亦有戰有守如環無端迭相  
爲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  
要令制敵在我而其力常有餘欲戰則爲  
唐太宗欲守則爲漢光武欲和則爲漢文  
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後內執一而廢  
二以蹙兵爲戰以畫地爲守以解弛爲和  
則以戰乃秦氏隋氏之戰守乃朱梁之守  
而其和乃石晉之和矣由是觀之則知戰  
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馭夷狄之道不出  
乎此矣漢人所謂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

就其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  
軼要求不已然後量彼已審時勢或與之  
戰或與之和所以戰者以固吾守非利其  
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疆  
而屈之是故戰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戰而  
一於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戰而一於  
守戰也守也和也皆應敵之具而所以用  
之以制敵者在因其勢隨其機應其變可  
以戰可以無戰可以和可以無和其運用  
在吾之一心然要其歸止於守吾之封疆

而已是則三者之中則又以守為本焉

乃徐書卷之五  
第四十七



